



怒江第一湾



民族风采

怒江州： 60年的沧桑巨变

“过去的怒江，全州没有一寸公路，没有一座桥梁，过江靠溜索，交通靠马帮。今天，全州公路通车里程5000多公里，每个行政村都通了公路，书写了怒江‘深山绝壁通通路、历尽艰辛架彩虹’的交通建设壮举。”在近日举办的“中国梦怒江情·怒江州傈僳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成就展”上，怒江州州长感言，怒江州60年来的辉煌成就，精彩浓缩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落后到进步、从贫穷到富裕、从封闭到开放的沧桑巨变。

怒江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，居住着傈僳、怒、独龙、普米等22个民族，总人口54万，其中少数民族占93%。怒江州地处滇西北中缅边境，国境线449.467公里。此次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以“中国梦·怒江情”为主题的展会，全面反映了怒江建州6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、民族文化保护等6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充分体现了怒江各族人民和睦相处、共同奋进的精神风貌。

怒江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和保护最好的地区之一。这里有中草药356种，花卉140多种，野生动物747种，高等植物3000多种，被誉为“生物物种基因库”、“动植物王国上的明珠”。怒江拥有世界级的水能资源。境内怒江、澜沧江、独龙江干流和183条河流，水资源总量956亿立方米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。傈僳族文化、怒族文化、独龙族文化、普米族文化发祥荟萃于这里。在此次展览中，傈僳族、独龙族等民族的“非遗”传承人现场向观众展示了传统织布、纺织和民族歌舞表演等。

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刀耕火种到今天，怒江已经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发展。各民族文化事业欣欣向荣。全州有艺术表演团队5个，艺术研究所1个，文化馆5个，公共图书馆5个，乡级文化站29个。普米族舞蹈《母亲河》获得“荷花奖”银奖，傈僳族舞蹈《傈僳人》、怒族剧目《啊！阿怒》、独龙族剧目《独龙江·独龙人》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多项大奖。电影《索道医生》获第十三届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电影《走路上学》获“华表奖”和“金鸡奖”。电视纪录片《最后的马帮》获“骏马奖”一等奖。纪录片《德拉姆》、电影《碧罗雪山》也获得了国内外大奖。（民文）



独龙江吊桥



怒族村寨



上刀杆



石门关石刻



剽牛



唱摆时的傈僳族群众



白族勒墨人节庆“祖佳旺”



修面文化活化石

对佛多妈妈最初的记忆，是父亲讲给我听的。这个满族的女神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就是一片柳叶的形状，上面画成女性的面容。近日读富育光编著的《图像中国满族民俗录》，其中有一节谈到“植物神偶”，从中看到的佛多妈妈，和我的想象截然相反，没有一点柳叶的影子，是一个女人的形象。盘腿坐着的佛多妈妈赤裸身体，腰间围一条草裙，双手托起乳房。这对巨大的乳房凸出胸前，饱满富有弹性，而且乳头硕大。乳房丰富的乳汁，养育一代代人，延续民族的血脉。

窗外又在下一场大雨，远方的山隐藏在雨雾中，看不到一点山的影子。我注视佛多妈妈，她和树木中的柳树联系在一起。神话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。在山川里，演绎着四季的变化，每一块岩石、每一棵树、每一条溪水，都体现着神的灵魂。

满族是依靠渔猎发展起来的民族，它与自然有着亲密的联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无处不体现自然的遗痕，通过“柳”这个文化源头，可以去复原它的宗教情景。这种神祭，来源于他们对天地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佛多妈妈不是单纯的求子求福的仪式，它的每一个细胞中，饱含民族的文化精神基因的遗传和延续。《图像中国满族民俗录》中写到：

相传，阿布卡赫赫与恶魔耶鲁里鏖战时，善神们死得太多了，阿布卡赫赫只好往天上飞去，耶鲁里紧追不放，一爪子把她的下胯抓住，抓下来的是把披身柳叶，柳叶飘落在地上，生育出人类万物。

这一神话，回答了满族人为什么“敬柳”的因由所在……柳在远古时期是女阴的象征，因此柳祭中常讲柳生人类和万物的神话。满族的萨满祭礼中，多供奉“佛多妈妈”，其原始形象是柳，其身份是“柳始祖母”……相当于汉族的子孙娘娘。

这让我想到父亲对我所讲的。他说，一提到佛多妈妈，就会想到柳叶。从历史记载看，满族有敬柳、娱柳等习俗，柳在满族先人的观念中非常重要。传说，满族先人起兵时所祭

触摸佛多妈妈的口袋

□高维生(满族)

的女神，原居东海的库雅拉氏满族，专有妈妈祭礼，尊称为“东海肃慎女主”，满族石姓萨满跳家神中，萨满神词写道：“恳求石姓始母，力古神灵通天。”将佛多妈妈直呼为本姓始母。

实际上，佛多妈妈不仅是神，也是满族文化的历史，循着她的踪迹，可以追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。

2014年4月，我在准备“东北田野调查计划”，第一个想见的就是关云德，此前看过他很多写满族民俗的文章，也读过他创作的多幅剪纸。我通过长春的朋友联系上了关云德，一位朋友还快递过来一本《九台文史资料》第七辑，其中关云德的专辑里有一篇《祭祀佛多妈妈》。

我曾调动想象力，描绘过佛多妈妈的神像，当我看到时，它和我的想象截然不同。父亲说的佛多妈妈，比现实中的更美，有浪漫的色彩。我搜寻记忆中读过的资料，让它们帮我修复这个伟大的神。关云德在《祭祀佛多妈妈》一文中写道：

祭祀“佛多妈妈”的供品是水团子，即农家自种的粘谷……院中柳枝叉上也放些水团子或椴树叶饽饽，柳枝上还要挂些白纸、彩绸、白布条。祭祀佛多妈妈结束以后，要恭敬地把柳枝全请进屋，放在锅台的东南角，在立柱脚旁边，不能乱动。以前换的柳枝请出去，扔在河边烧掉，或扔江里冲走。

的女神，原居东海的库雅拉氏满族，专有妈妈祭礼，尊称为“东海肃慎女主”，满族石姓萨满跳家神中，萨满神词写道：“恳求石姓始母，力古神灵通天。”将佛多妈妈直呼为本姓始母。

实际上，佛多妈妈不仅是神，也是满族文化的历史，循着她的踪迹，可以追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。

2014年6月，我来到九台其塔木的腰哈什妈屯，走进关云德的民俗博物馆，看到很多满族具物。这些宝贵的财富，在民间流传下来，保存至今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关云德有着东北的豪放性格，对人热情，他邀请我们去看祖祠堂。那天本是晴朗的天，突然下起小雨。我们冒着雨步行，从路口走向屯子里去。雨的细丝淋在身上，让我想到在博物馆看到的椴树皮囊衣。它孤独地挂在墙上，无法再感受雨水的抚摸。在关云德指引下，我们走进屯子，来到他们家族的祖祠堂。南面有一铺大炕，西墙的祖宗板上挂着一个黄口袋。关云德对我说，这是佛多妈妈口袋——盛子孙绳的布袋。这个不大的黄口袋，让我止住脚步，目光不肯离开一下。

满族是从山里走出来的民族，以氏族部落群居。宗亲的血脉，似一棵大树，盘根错节。子孙绳被称为“无字家谱”，族长穆昆达通过它掌握着本族的全部情况。满族人每年都要换一次索绳，“索线是从9家要来的青、蓝、白3种棉线，约1米多长。3种线捻成一条绳，搭在脖子上，打个交叉结就行，不系扣，这就

代表祭祀索或索线”。换索在一个人的生命很重要，这是古老的仪式，要在跳家神的第二天举行。

换索那天，砍来一棵新柳枝，朝向东南方向，立在院中。阳光从天空撒落，投出神性的光芒，新柳散发的清香，在空气中弥漫，它和阳光融化一起。穆昆达向天空眺望一阵，然后走向装有清水的盆，双手伸进水里。当手在触摸水的一瞬间，古老的仪式正式举行。清静的双手虔诚地请下子孙口袋，解开收口。“无字家谱”在阳光下呈现，一个家族的密码，排列成厚重的史书，发出的讯息接通现实的血脉。那一刻的神圣，在人们的记忆中扎下了根。

穆昆达取出“子孙绳”，在家人面前，将“子孙绳”一头连在西炕的神板下方，另一端引拉出来，牵到伸至院中的柳枝上。“绳”是延续的带子，永无止境地延长。一个家族的血脉，也是一根没有尽头的长绳。绳被赋予生命的意义，具有神圣的灵魂。家族中未结婚的男女，还有怀中抱小孩的妇女，都要跪在案桌前叩拜。萨满的身上，显现神灵的光，用蘸水的柳枝，将水珠洒在孩子的头上。捧起香碟，举在每个孩子面前熏燎一下，驱除身体中的邪魔，从子孙绳上取下五彩线，套在每一个孩子的脖子上，也可拴在手腕上。

摆上供品祭祀祖先，扎着腰铃的萨满，打着手中的太平鼓，面对太阳，唱起古老的神词，歌唱先人。鼓声和腰铃，唤起远古的记忆。此时的柳是神灵，换索，喻示着满族人希望自己的子孙如同柳树一样繁衍。祈请佛多妈妈的神灵，希望后辈子孙无灾无难。众族人跪在子孙前，燃起香烛，跪拜磕头，随后到院子中，向柳枝再一次跪拜。

我面对佛多妈妈，似乎听到遥远的神鼓声和萨满舞动的腰铃声，一阵阵地传来。

关云德家的太平鼓，有着400多年的历史。我摩挲鼓面，指尖轻轻地敲打，发出的咚咚声，像是神音，一代代人走来，又走向远方。